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112 JAN 1952

T 5341 7910

十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四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七

乞罷陝西義勇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

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鬥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盪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一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

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

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

傳家集卷三十四
三
初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
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
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
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
刑獄必繫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
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
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
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
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
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充
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
面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
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
踈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
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
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
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
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
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

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勅書旣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况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旣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悞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

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

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

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為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

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閒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

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

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
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
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
行陣旗鼓關弓曠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
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
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
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
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搔一
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
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
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
寢罷則一方幸甚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
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如
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
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
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
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
閒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
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
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

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况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

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旣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

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於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

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虚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爲是爲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爲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一月五日

上

右臣近日累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于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 關

乞降黜第五狀

右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柅樞密副使恩命臣鄉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啟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四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乞降黜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上

臣近曾五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陛下之意蓋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為容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為鄉來一事而已臣聞為士者苟得位於朝必能獻可替否致君堯舜躋民仁壽今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使國家綱紀寢以隳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悖慢軍旅驕惰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勝然則臣之不材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尚竊寵榮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奏早明責刑月數止

雖然可具其情不自... 故由未的... 亦以... 湖三... 亦... 之愚心非... 亦... 且... 治平二年五月五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五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八

言招軍劄子

治平二年二月五日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為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

征伐四克混壹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
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
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
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
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
朝廷廣加招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
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迨歲又累次
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日係籍之兵已爲不少矣
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
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
兵果爲有餘爲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

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
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
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
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
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
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困中之粟
筭中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
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爲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
以爲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
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
長此沈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日災傷之處軍無見

糧煮薄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况刺以為兵將以何物
養之終身乎且畝畝農民止因一時饑饉故流移就食
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
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
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
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
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
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
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
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浼瀆天聰陛下未嘗為
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

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多言而見廢也

言錢糧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
例皆闕絕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
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窘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為憂
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加之
邊鄙有急興兵動眾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
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
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曩時官吏之罪也何則曩時
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為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

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
桑弘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
有望朝廷已置饑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為意矣
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
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為之深慮乎臣
愚伏望陛下於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
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
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
之疎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
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
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

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之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
右然後選其材幹出羣者以為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
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撮計在京府界及十八
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
數若增羨稍多即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
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即
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令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及
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
罰者即永從黜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
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
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

言西邊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上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為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荅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

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為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興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採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

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

中利害及戎狄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幽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况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

有餘裕哉

論修造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纘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略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卒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

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修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衙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押竹木綱散失賠填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成減耗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者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為之愛惜乎况即今在京倉庫疎漏甚多皆以上件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

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慎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恐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內裏外舍屋即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畢工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职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賞以塞泰侈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

爲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

時施行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

右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

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矣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牲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有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

言孫長卿劄子

治平二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伏聞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苛致熟戶蕃部叛亡幾盡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謫以儆羣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如此何以使羣臣舉職邊鄙獲安伏望聖慈速改前命數其無狀於遠小處責降庶今後封疆之臣稍有所畏

言孫長卿第二劄子

臣近言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守邊無狀宜加譴謫不當更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不蒙朝廷

省察臣竊見陛下近者面諭執政以中外臣僚多不修職業令降詔書嚴加戒諭此誠致治之本然臣愚以為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為愈也長卿本以錢穀常才驟蒙朝廷拔擢數年之中官為丞郎位為元帥智力淺薄用過其分不曉軍政不達蕃情處事煩碎衆心不附是致熟戶蕃部各思離叛受趙諒祚誘脅去者極多而長卿掩蔽欺謾不一一聞奏慶曆中元昊背誕環慶所以獨不被兵者以熟戶盛壯為之藩蔽也今因長卿失於撫御散亡殆盡居官如此可謂失職而朝廷更加寵秩委之重任賞罰如此雖復日下詔書又何益也臣愚伏望陛下黜

不職之人當以長卿為始則羣臣無不悚慄不令而行矣

言北邊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

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材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攻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

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鬥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其與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五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同鼎文正公勳業集卷三十五

土宇其與準魚咻之類負不亦對造

誅讐然茲奉賴以信之何以調育盡茲慕北野蕙惠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六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

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書曰
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為天之
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為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
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
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策之
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

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
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
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
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邱既而歷冬無雪
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
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
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
渠逆流原隰邱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
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圯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
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

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
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
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
來不在於佗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暨暨
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
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
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廝
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
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
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旣美先帝知人之明

又慶已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為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為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為牲粉骨為藥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

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

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扳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

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

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

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爲非而以佗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名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

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擘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

乞節用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四日上

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子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爲憂

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
歛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爲計臣愚
以爲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
感慰民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餒死者無所怨嗟也臣
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
潁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
舊例爲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
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
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
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
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乞令
方奉車駕備外飾者亦

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
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橐秸
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
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
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
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
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
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推考時政
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

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為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為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為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為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為也

乞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五日上由是羣臣五上表終不允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睿智聰明微柔懿恭享茲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為災五稼漂沒編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

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適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

言濮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曩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

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

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

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乞改郊禮劄子

治平二年
八月上

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佗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

以暴雨為災圓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圓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慰眾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為可願決意早行之

辭龍圖閣直學士狀

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塵忝諫職於今累年曾無絲毫裨益盛德自非聖度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省心不遑安彛亦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聽未允黽勉至今不敢頻有祈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褒進慙懼失措若墜冰炭臣雖庸愚何敢膺受伏望聖慈矜憫由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使竭其駑蹇之分以酬天地生成之施臣不勝大幸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祇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曾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

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祇受自後未奉指揮者
臣伏觀真宗皇帝天禧元年初置諫官詔書節文候及
三年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臣自
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智能淺
薄志氣庸懦不能闡發大猷補助聖政竊祿偷安虛損
歲月譴黜之典已為後時今乃使之叨冒寵名仍留舊
任臣猶自愧況於佗人是以瀝懇自陳庶幾燭察若朝
廷矜其愚昧未用天禧詔書特行責降伏乞依臣前奏
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除龍圖閣
直學士勅告不敢祇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

尋得旨免諫職
餘依前降指揮

右臣近兩次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
州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勅者臣承
乏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
久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
衆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
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如處沸鼎之中思寒泉之救但
以職當言路不敢無故求出盤桓強留以至今日不意
朝廷更加獎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粹無
得去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是以人用為喜臣獨為
憂人用為榮臣獨為懼四顧徊徨無所伏竄進退失圖
誠可矜哀儻不訴於君父使之何所依投伏望聖慈憫

以類當言說不煩無姑求也豈能留以至今日不意
 此以止障之冀望翰去收盡鼎之中思寒泉之味
 衆四無之內爾盡味常恐異日良及于終無容且之
 入吾資也愚冀卦味辨因盡休忠與入立嫡前對甚
 之類類首呈五羊自國障以來吾此官者未有收且之
 所中書落子奉聖旨不信賴矣財令受吾陳昔且承
 谷且並兩文載米之以書類味回中孫廷襄新晉第一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七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二十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十月上

臣以駕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
 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
 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
 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
 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
 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
 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

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
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
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
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
之益

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
院流內詮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
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
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偽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
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臣欲

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內
詮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
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為一等并所
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
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
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
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
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
術也

論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劄子治平三年正月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

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為榮邪以為利邪以為有益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

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仍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

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况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

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歎者多矣况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為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為之別改近地一

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

留傅堯俞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曾臆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

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為之臣不勝區區深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驩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襄行呂大防並已

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為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况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竊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

乞責降第四劄子

坎日中使劉溫直宣赴
通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
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
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
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
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
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
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
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唱率眾人
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
節受此指目何以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

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
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
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
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

請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
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
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
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
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
大風晝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

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
 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
 仍未種婦子恓惶流離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
 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祇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
 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
 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
 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蔽上天
 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
 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諂諛之罪陛
 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
 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號而勿受更下

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
 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
 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
 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
 況陛下勲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
 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
 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
 皆以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
 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
 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

議祧遷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上

傳家集卷三十一
右呈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今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

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狀繳連奏聞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上

右臣竊聞已降勅告在閣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瀝懇固辭仁宗皇帝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況臣於先皇帝時以久宦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河中府或襄陽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迹並未經奏御

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日近方欲再有陳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雖頑鄙粗能自知非分之榮必不敢受伏望聖慈察臣非才不堪此任特賜哀矜遂其微志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統晉絳一州若此數處未有闕即乞於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如此則上不累公朝之明下不失私家之便誠為大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於閏三月二十九日曾進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恩命乞一知州差遣至今未奉朝旨者臣竊以唐室以來士人所重清要之職無若翰林自非天下英才聲

稱第一詳識典故富有文章雖欲冒居豈厭衆意臣稟賦頑鈍百無所堪在於屬辭尤為鄙拙安敢強顏輒為此職人雖不言能不內愧是用輸肝瀝膽貢實自歸惟仁聖鑒其中悃力少任重慙懼交攻坐炭履冰未足為喻特遂所志使之自安天地至恩無以過此所有翰林學士勅告臣不敢祇受伏乞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干冒宸嚴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十三日上

臣近蒙聖恩除翰林學士已曾兩次進狀辭免乞一知州差遣奉聖旨不允令便受勅告者臣非不知美官難

傳家集卷三十一
得詔旨難違然所以須至再三煩瀆天聽者誠以人之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陳力就列如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臣自幼小以來雖稍曾讀書而稟性愚鈍拙於文辭若使之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至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今若苟貪榮寵妄居此職萬一朝廷有大號令或除拜稍多臣才思竭涸必至閣筆縱使勉強得成其鄙惡必甚以之宣布四方使共傳笑豈惟彰微臣之醜亦恐為朝廷之羞此臣所以寧犯譴怒之誅而不敢當清華之選者也陛下若察其至誠知非矯飾特賜哀矜寢罷新命則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長生成之恩孰大於此況臣自通判并州得替住京十有

餘年去歲兄里身亡孤遺無人照管臣累曾奏先帝乞家便一官亦蒙聖恩許候修書略成規矩即除外任無何先帝奄弃天下臣哀荒失圖未敢叙陳近方欲具所修前漢紀三十卷先次進呈然後以私懇上干陛下聖聽不期忽有今茲恩命誠非愚臣本心所願憂惶跼踖無所容措伏望聖慈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州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所有翰林學士勅告臣不敢祇受

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

臣昨日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為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尋已曾據所見敷奏陛下始

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當時忽遽未
有以對退為陛下經宿思之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
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尚未肯起陛下新即尊位
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有質直之名萬一因此激
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
屢詔不起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本以言事不聽辭免
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
望聖慈止還陶未作御史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
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更有紛紜
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已下問愚慮竊以此為便
不敢不奏乞賜詳擇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七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八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十四日上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廷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為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恠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

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况於出入之間何為不可復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為朝廷惜大體耳乞賜裁察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

言之敢先以人君脩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脩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脩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

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

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為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鬪訟之端無時休

息也陛下新即天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為陛下惜之况今災異屢降饑饉薦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為先而以餘事為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

留韓維呂景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

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為難得其人身為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為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為私便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况今國家

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為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臣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

論宰臣押班劄子

臣伏觀今月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

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為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為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為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

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為本而資序為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為

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即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

上聽斷書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駑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隕首捐驅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

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羣下紛紛日鬪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羣生之福也羣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鬪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羣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

傳家集卷三十一
君之大患也。今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謀為非，而以他人之言為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為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道理往返與相

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為。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彊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為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慎；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伏惟聖明俯加裁察。

乞更不責降王陶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言辭狂率，恣為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敷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

傳家集卷三十一
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伏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無非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

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為快意邪若猶執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佗日大臣有欺罔聰明為大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

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彥邇
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
黜姦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為姦邪之尤者伏
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
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
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
廣淵所為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微
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
大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為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

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
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
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
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
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

言王廣淵第三劄子

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
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
賞之非黜之也曷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
為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
豈可謂為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

言郭昭選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曩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陳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勲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祇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閣之流也豈

傳家集卷三十一
可使廝役之人爲之哉况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
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
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
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
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
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
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
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
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
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
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祇候

乞賜追寢

貼黃

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虛的審或
如此尤爲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於官
爵刑賞乃陛下政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
下亦不當聽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矣漢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
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彼爲其
子猶不可况爲他人乎

